

白居易忠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忠县委员会 编

白居易与忠州

(《忠县文史》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忠县委员会 编印

一九九三年·忠县

《白居易与忠州》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程福耀

副主任 王万明 乐邦珍

委 员 雷宗兴 曾庆廷 汪增周 郑京鹏

周康文 杨淑凡 吴宗华 曾先龙

颜明熙 陈仁德 袁代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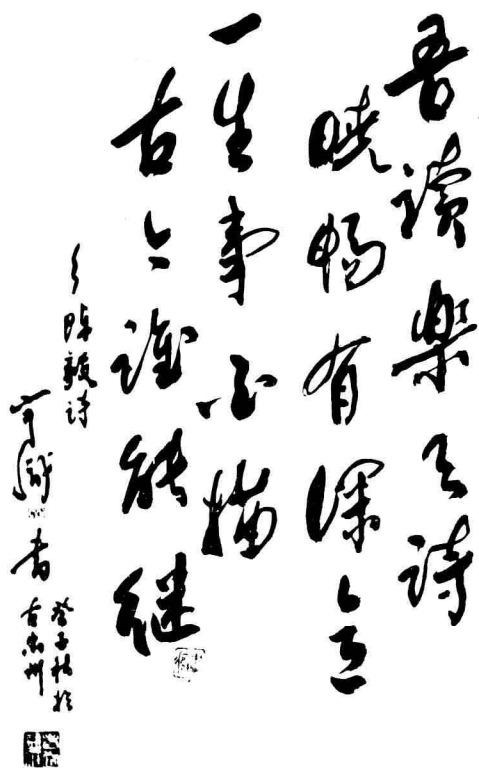
主 编 袁代奎

副主编 颜明熙 陈仁德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公元 772—846 年)

——据《南薰殿圣贤画册》



吾读乐天诗 陈毅诗 彭宇咸书

吾读乐天诗，晓畅有深意。

一生事白描，古今谁能继？

——《陈毅诗词选》

漢謠魏諺久紛紜，白傅詩歌質直音。
竟是當年媒体什，牛童馬走賈雞林。

鄭思虞詩并書

漢謠魏諺久紛紜，白傅詩歌
質直音竟是當時媒體什牛
童馬走賈雞林

四川省忠縣史志協會白居易研究會諸位前輩 謹啟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鄭思虞呈稿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田園一拾錢。

肖（連昌）

綴玉聯珠六十年，
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
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
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
一度田園一拾錢。



下安調療 上副忱勤

王心堯篆刻

木莲花下竹枝歌，欢意无多感慨多。
更恐他年有遗恨，晓来冲雨上东坡。

宋·陆游诗 郑思虞书

木莲花下竹枝歌，欢意无多感慨多。
慨多更恐他年有遗恨，晓来冲雨上东坡。

宋陆游雨中游东坡诗一首
（一九八三年一月） 郑思虞书于西泠印社



荔枝图 余仲九作



龙昌寺荷池

陈咸四



白居易月下觅句图

闫宗培作

庙貌巍峨白公祠

曾先龙摄



东坡绿荫

曾先龙摄
刘平清



木莲洞风光

刘平清
曾先龙摄



序 言

马识途

忠县县政协和忠县史志协会白居易研究会编了一本《白居易与忠州》，把白乐天与忠州有关的诗文注解研究，准备出版，嘱我为序。白乐天在中国历代诗人中，虽然是我最喜欢最敬重的诗人之一，不过我对于白乐天到底缺乏研究，他贬谪忠州的情况，我更没有考察过，要我写序，难以胜任。但是乡情难却，故勉力为之。

唐代大诗人白乐天，我想凡是读过诗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他的名声不特纵贯历朝，他的诗歌并远播海外。他那流畅自然、通俗浅显而又生动活泼、情景交融的诗歌，以及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思想，是我最欣赏和信奉的。他那廉正不阿，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的高风亮节，更是我所崇拜和力行的。这些对于白乐天的诗品和人品的评价，古人今人说得不少了，勿庸我在此赘言。

我想说的是，一粒尘沙可见一个世界，一滴水珠可知整个海洋，诗言志，言为心声，一个真情的诗人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候，都会在他的几首诗和一段生活中，表现他的全部人格和思想。白乐天在忠州住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写的诗歌不过一百余首，文章只有寥寥几篇。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只占极少数，所以多不为人注意。但是就是在这数量不多的诗文中，我们仍然能看到白乐天的思想情愫、人格力量和诗歌艺术的根本风貌。

甚至因为他是被贬到最蛮荒的小邑作绯衫刺史，比较接近黎民百姓，使他能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深知时政的弊害，同时更能从民俗俚谣中吸收艺术营养，因此他在忠州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了他那“唯歌生民病”、“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人民而歌唱的特点。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纵观白乐天在忠州的百余篇诗文，记录了他从远放穷山恶水的苦恼，到决心为边民做好事、喜欢忠州的风物人情、以至依依惜别、离开了还念念不忘的过程。这是他这一段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作为一个有赤子之心的诗人的心路历程。

他自贬为江州司马，复擢为忠州刺史，明是升迁，实是放逐，对于“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的处境，一直是满怀忧愤的。他以为被远放炎瘴蛮荒之乡，有去无还，以至有“共嗟炎瘴地，尽室得生还？”的恐惧。他于途中的夷陵偶遇元微之，话别赠诗也有“君向秦地辞炎徼，我向忠州入瘴烟。未死会应相见在，又知何地复何年？”的慨叹。当他穿峡入巴，“今来转 深僻，穷峡巔山下，”来到“巴人类猿穴，瞿铄满山野”的这种蛮荒之地，印象本来已经不好。及至他到了“山东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的忠州，头一个印象就是“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萧疏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心情就更恶劣了。于是他只有以酒解愁，“惟有绿尊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总是怀念京都，想望着早日出峡。但是白乐天到底是一个有“兼济”之志的好官，又是有善良之心的诗人，当他和这些边民一接触，感于边民的天真纯朴，对于他们的困苦生活，深表同情。于是他下决心均租宽刑，劝农勤作，并亲自在东坡种树养花。他从种树中悟得“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欲将茂枝

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他从此尽力为老百姓做些好事，一直为老百姓所拥戴。后来他了解到这里也并非穷山恶水，其实是民性醇厚，物产富饶，果香花美，可以安居的地方。特别是他发现这“峡路深险处”的忠州“花木繁奇”，有可啖的荔枝，有异香的木莲，无异为当地的双绝。他喜不自禁，又是吟诗，又是画图，又是作序，并且寄远方友朋，并送荔枝给万州杨使君。一篇 129 字的短文《荔枝图序》，竟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成为范文。他的“《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旧唐书·白居易传》）

由于白乐天的劝农均租宽刑的政策，当年忠州获得丰收，他十分高兴，吟诗说“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于是在翌年春分时节，他在州府大宴府吏及州民，他写了一首诗，描绘了与民同乐的欢乐景象：“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薰草席铺坐，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这时的白乐天，虽然为自己的宦途潦倒、远方的思念而苦恼，许多诗作都反映了他想早日回归京都的渴望，可是他到底欢喜起自己治下的风光人物来，在诗中颇多生动的描绘。对于巴歌巴舞也饶有兴味，他开始注意民歌并仿作了几首竹枝词，咏叹巴民，情真意切，都是精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乐天在忠州时东涧植柳，东坡种花的事。这个很不起眼的东坡，由于白乐天常常留连于此，亲自种花树木，写出了养民如养树的名篇，使后之墨客骚人，过此多有造访，小小东坡竟因乐天而闻名后世。由是引出一大公

案：宋代大诗人苏轼贬到黄州后，自号“东坡居士”，是否由乐天之东坡而得名？

看一看《苏东坡全集》，他于二十四岁时和其弟苏辙确曾随侍老苏舟行适楚，自然是要过忠州的。是否去过东坡，无从查考，但“舟中无事，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谓之《南行集》”。那么他颇仰慕乐天，知他曾被贬忠州，过忠州时寻访东坡旧迹，发为咏叹，自然是可能的。但《南行集》我未得见，《全集》中虽然有几首与忠州相关的诗如《严颜碑》等，却未见他咏怀忠州东坡的诗，因此只得存疑。

再看看《全集·东坡年谱》中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黄州，寓居临皋亭。……请故营地之东，名之以东坡”。并引他的自叙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请故营地使躬耕其中”。他自号东坡居士，是在次年。《年谱》中说：“先生年四十七，……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从这里可见，他躬耕的那块地本是一块废营地，本无东坡之名，是他第二年筑了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才有东坡之名的。为什么他要在那里自号东坡居士呢？当时他获罪被贬，放逐黄州，那遭遇和心情，和白乐天被贬忠州是一样的。他躬耕荒野，难免不连想起白乐天在忠州时，在东坡操锄躬耕的事。他素来是景慕白乐天的，在他的诗中可以寻出的如：“平生自觉出处，老大粗似乐天”，“我似乐天看记取”，“我甚似乐天”，“定似香山老居士”。因以乐天躬耕东坡自况，把他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苏东坡把他放逐黄州躬耕之地叫做东坡，并从此以“东坡居士”自称，其缘由已无可靠文献可考，把白乐天被贬忠州，躬耕东坡的事连起来想，作出这样合理的推测，作为一家之言，

我想是可以的吧。其实我并没有拥有这个说法的发明权。南宋以来,许多文人就持这种说法。如宋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诗二首。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行诗编。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还有南宋洪迈也在他的名著《容斋随笔》中说:“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明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也认为“苏子瞻东坡之号,实始于此,其诗云:‘平生自觉出处,老大粗似乐天’,非东坡之名偶尔同也”。现代研究苏东坡的著名学者陈迥冬先生也持同样观点。他在《苏东坡诗词选》中为《临江仙·夜饮临皋》一词作注说:“东坡,地名,在黄州。这原是一片大约数十亩的荒地,作者开垦躬耕于此,并以这个地名作了自己的别号。同时也是作者对于前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的一种仰慕和趋步”。举出这几个引证,我想可以说,我的猜测当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了。

白乐天贬到忠州这一段生活历史,素来不为研究者注意,他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好象也很少人看重,忠县县政协和忠县史志协会白居易研究会却作了这么一件缀裘补漏的事,广收博征,披沙沥金,编了《白居易与忠州》等书,填补了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诚为善举,我故乐为之序。

一九九三年七月

前 言

程福耀

唐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在公元819—820年任忠州刺史时,写了不少诗篇。可迄今却没有系统研究他在忠州的政绩和诗歌创作的专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历代学者在论述白氏先后任四州地方官(江州司马,忠州、杭州、苏州刺史)时,往往忽略了忠州。其实,白氏的忠州诗中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很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佳作,如《竹枝词》四首,早于刘禹锡,开创了写作竹枝词的先河,在诗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凡研究竹枝词之起源者,不可不知白氏之竹枝词创作。脍炙人口的《东坡种花》以养树喻养民,精妙地论述了治郡之道,反映了诗人恤民为民的民主主义思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对该诗推崇备至,赞其“兼济之志也;……劝农均赋,省事宽刑,岂独治一郡哉?虽以治天下可矣!”《木莲荔枝图》诗和序,写景抒情均臻妙境,当时即“咸传于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写”(《旧唐书·白居易传》)。还有《不二门》、《我身》等诗,是研究他后期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他的诗作,或讽刺朝政,或感叹身世,或咏山川风物,或记民情民俗,笔锋所及,五彩缤纷,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总之,白公的忠州诗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白公的忠州政绩是他独治一郡、施展“兼济”抱负的首次实践,很值得深入地研究和发掘。

我们从1990年开始,着手征集资料,编辑《白居易与忠州》一书,以期人们加深对白居易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忠州这片古老的热土产生过的灿烂文化,从而更加热爱忠州,努力建设忠州。本书汇集了县内外白居易研究者的精心之作,从多个侧面反映了白居易在忠州的情况。我们不敢冀求填补国内白居易研究的空白,旨在推动对白居易的思想、政绩及诗作的深入研究,推动我县纪念白居易景点的修复及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

白居易盛赞忠州是“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宋代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赞誉忠州为“三峡名郡”。长江后浪推前浪,人间沧桑今胜昔。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白居易在忠州文采风流裕然,善政有口皆碑。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三峡名郡”,任重道远。我们谨以此书作引玉之砖,期待白居易研究之深化、忠县文化之繁荣,三峡名郡之腾飞!

目 录

序 言	马识途(1)
前 言	程福耀(7)

白居易忠州诗文辑注

白居易忠州诗注	陈仁德(1—59)
---------	-----------

自江州至忠州	(1)	寄题杨万州四望楼	(13)
初到忠州赠李六	(1)	答杨使君登楼见忆	(13)
初到忠州登东楼寄杨八		送高侍御使回因寄杨八	(13)
使君	(2)	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赠	
招客夜饮	(3)	因以本韵和之	(14)
登城东古台	(4)	招肖处士	(14)
和行简望郡南山	(4)	戏赠肖处士清禅师	(15)
木莲树图诗并序	(5)	西楼夜	(15)
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	(6)	东楼晓	(16)
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	(7)	卧小斋	(16)
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		东楼竹	(16)
寄万州杨八使君	(8)	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	
重寄荔枝与杨使君	(9)	二林僧社三十韵	(17)
郡中	(9)	委顺	(20)
寄王质夫	(10)	不二门	(20)
京使回累得南省诸公书因		我身	(21)
以长句诗寄谢肖五刘		遣怀	(21)
二……杨十二员外	(11)	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	(22)
鹦鹉	(12)	留北客	(23)
即事寄微之	(12)	新秋	(23)